

牡丹错



第一折

直道相思了无益
未妨惆怅是清狂

170

第二折

春心莫共花争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177

第三折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185

第四折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193

第五折

梦魂惯得无拘谨
又踏杨花过谢桥

202

第六折

我当二十不得意
一心愁谢如枯兰

212

第七折

衰兰送客咸阳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

223

第八折

得成比目何辞死
愿作鸳鸯不羡仙

236

后记

244

寒鴉劫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电光是
火焰的电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枝叶，却无论如何够不着。赵扶风看不过去，掠过长廊，摘下一枝递到她手中。

她接过红叶，却不道谢，反而责备道：“神刀门的清波乐步法很了不起吗？这样蹿出来，吓人一跳。”赵扶风吃了一惊，想不到她在一起一落间就看出了自己的武功渊源。

风帽下露出一张莹白的脸，眼珠乌溜溜的，嘴唇粉嫩嫩的，颜色纯净，光泽柔和。赵扶风不敢细看，将视线转到廊下。

少女玩着手里的红叶，感叹道：“有内力护体就是好，这么冷的天，还能穿得这么轻便。跟你比起来，我简直笨重得像衣橱一样。”

她的口气有些羡慕，赵扶风却有些尴尬，点点头，没说话。

“听说南海很热，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单衣，没想到还流行这样凉快的款式。”

赵扶风实在绷不住了，低头看着自己开了十七八道口子的单衫，笑嘻嘻地自嘲：“这倒不是图凉快，所谓衣如飞鹑马如狗，讲的就是我这种落魄刀客啊。”

她睁大眼睛研究他的衣服，表情是形容不出的天真娇柔：“噢，我明白了，你方才跟剑花社的方佳木动过手，他使出了惜花剑的绝招‘十八郁金香’，但你全身而退，还伤了他的左肋。”

赵扶风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佳木变招很快，我只擦伤了他的左臂。”

“你衣服上有十八个切口整齐的破洞，分布在十八个特定的穴位上，可以推断是方佳木的手笔。如果要用神刀门的武功



机阁等着了，问姑娘要不要去？”

江快雪道：“难得见到神刀弟子演示刀法，当然不能错过。”

连秀人微微一笑，对赵扶风道：“赵公子，我家主人正在斋戒期，禁食，禁言，禁见外客。待会儿若有失礼之处，还请见谅。”

小楼上帘幕微动，冷风里香气脉脉。

赵扶风想到连子归和江快雪都坐在帘后，禁不住心跳加速，然而一摸到刀柄，他的心就定下来了。

拔刀，然后是酣畅淋漓地演示，刀风激得庭院中雪花乱舞，绿树吟唱，仿佛清虚幻境。练到后来，他已忘记是在连子归面前，胸中只剩对掌中刀热爱到激越的感情。

还鞘，庭院寂寂，犹有刀声。

帘内窸窣窣窣，似是笔落到纸上的声音，随后连秀人出来问他：“主人说，神刀九式的最后一式‘和光同尘’，并非你练的这样。”

“我还没有练成‘和光同尘’，最末一招是我用来凑数的。去年春天，我练刀时遇到大风，吹得满树的花都落了下来，我也是练得性起了，想借刀风把那些花都送回树上去，就创出了这一招。”

帘后响起一个声音，却是江快雪问：“你这一招可有名字？”赵扶风说还没呢，她便道，“那我送你一个吧，就叫‘不教花瘦’怎样？”

赵扶风心里的欢喜摇曳起来：“这名字真好，谢谢江师妹。”她却不言声了。



面面相觑。忽听一声断喝，一条长枪舞得银星点点，水泼不进，竟往江快雪身上扎来。连秀人拔剑欲拦，江快雪淡淡道：“不必。”

果然，长枪在距江快雪心口一分的地方停住，枪尖微微颤动，闪着钢的蓝光。动手的青年佩服她的镇定，收枪道：“得罪了，请江姑娘指教。”

“是中州雷家枪法，却又夹着杨氏梨花枪的路子。”

青年点头：“是，在下中州雷远，曾经从军，在军中学过梨花枪法。”

江快雪道：“寻常人学枪，最大的弊病是能动而不能静，能放而不能收。你正好相反，进退间心静意定，却没能发挥出长枪的险和锐。你若不改善这点，遇到更为敏捷的对手，反而会被长枪所累。设若刚才秀人用‘月中斫桂’这招在你右路横削，你将如何？”

雷远悦服，众人倾倒，于是西园比武开始。徐辉夜挺剑入阵，留下一干朋友莫名其妙：

“咦，辉夜说过要参加吗？”

“没听说啊，辉夜做事总是出人意表。”

“一直觉得辉夜身手不错，没想到竟然如此之高。”看到徐辉夜五招就把雷远逼出场外，赵扶风不由感叹。

方佳木低声道：“赢了的话，可以与江姑娘面对面地说话，辉夜绝不会错过这机会。江姑娘从不与人交接，唯独对你青眼相加，辉夜很不服气。”他微微叹了口气，“有件事，剑花社的朋友都知道，辉夜的母亲曾为他向连家求亲，却被子归先生拒绝了。”

赵扶风一怔，心绪顿时纷乱。他知道方佳木是好意提醒，

子里头，已经来了七八个不速之客了。”

“是吗？”江快雪微笑，“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居然要劳动八个杀手，龙杀真是徒有虚名啊。”

一柄细长的双刃剑悄然、迅捷地穿透窗纸，向江快雪袭来。角度太过刁钻，连秀人自忖拦阻不了，竟伸出左手攥住杀手的剑，借势破窗而出。这杀手的剑被连秀人牢牢钳制，犹如蛇被卡住了七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挥短剑，割断了自己的咽喉。

杀手颈中的血溅到粉墙上，犹如一幅红梅中堂，艳丽而狰狞。他倒在连秀人脚下，她才松开抓着的剑，掌中已是鲜血淋漓。

龙杀的刺客向来嗜血，却也没见过这种拼命打法，有人低笑了一声，道：“这样的猎物倒也有趣。”

对着一院子幽灵般的黑影，连秀人守在窗下，只待抵挡不住时，立刻杀了江快雪，然后自尽。她屏息等着下一个对手，心想：“以龙杀的水准，不会一起涌上来对付两个女子。”然而一院沉寂，只听到他们细而绵长的呼吸。她等得焦躁，充盈的杀气没有宣泄之处，堵得胸口微微发痛。

江快雪吸吸鼻子，仰起脸往院外看去，低声道：“杏花开了呢，比去年晚了三天。”薄红轻绯的花朵，暗夜里如何能瞧得分明，但夹在血腥味里的一股清香，令她发现了这即将繁盛的花事。

江快雪的视线恰迎着杏花影里的赵扶风，她瞧不见他，他却能触到她温柔的眼色。

赵扶风胸口涌起一股热潮，在心底道：“若活着一刻，你就绝不肯辜负韶光，是吗？江师妹，我愿以手中之刀，护持你



忘的离别。

重阳木的暗影里，赵扶风凝视着江快雪，胸膛间的柔情充满这高天广地。从邂逅到离别，还不到半载，而相恋已经如此之深。

她的体香淡而悠远，夏日草花的香气也不能淹没。他为之迷醉，却必须压制住起伏的情潮。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她是只能放在心里爱的姑娘，寒鸦之毒不解，两人间就不能有真正的亲密，但是他不后悔。

他喃喃道：“快雪，我不知道要怎样爱你才够。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天竺国的婆罗门，他告诉我，世界在一劫之后就会毁灭，然后又重新开始。希望我们每个劫都能够在一起。”

江快雪枕着他的肩膀，微笑道：“一劫就有四十三亿八千万年呢。我不要那么长，像现在这样，已经太欢喜。”她偏头看着赵扶风，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将她深爱的少年笼罩在浅金色的光晕里。

她对自己说：“真想放纵自己与你亲近一次，做你真正的情人，大家一起死了算了，却又是这样舍不得你，舍不得这夏花一样芬芳的生。”

少年和少女并肩躺在树下，阳光明艳，暖风滑过他们的脸颊，云彩的影子在这绿色山坡上悠然掠过，光影变幻，美丽不可言说。

“扶风，你老的时候还会记得这一刻吗？你偶尔会想起我来吧？”

“哎，我不一定记得起来，你要时时提醒我。”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你这样安慰我是不对的。我们都知





道，我没有把握陪你那么久。”

赵扶风眼睛潮湿，有一颗没有忍住的泪滴到她额头上。他握住她的肩，秀骨弱肌，单薄得很。即使感觉得到她细弱的呼吸，在触到她冰冷的身体时，他仍然会战栗。

他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她，悲伤凝固。

她不喜欢这样，轻轻抚摩着他轮廓深刻的脸，用快乐的声音说：“我和扶风相看两不厌啊。”

她柔细的手指轻轻抚过脸颊，春风拂面亦不过如此，他的声音变得喑哑：“是，永不厌倦。”

江快雪的眼睛亮晶晶的：“扶风，你转过背去。”

他不解其意，依言转身，半晌才听她道：“好啦，你转过来。”他回过头，呼吸停止，心脏狂跳，热血涌上头顶。

少女脱去了全部衣服，安静地站在阳光下，洁白的脚踩着绿地，春树般纤细的身子，花瓣般透明的皮肤。她坦然地看着他，纯黑的眸子映出天空、云彩和他的脸。

她温柔地说：“扶风，请你一定要记住我，一定不要忘了我。”话里藏着的深意摧毁了他的欲望。热泪涌出他的眼眶，视线渐渐模糊，再也看不清眼前的玉人。

她微微仰着脸：“其实在石榴树下遇到扶风，我就开始喜欢你了，我拼命地想要你记住我，一辈子只爱我一个，再也不为别的女人动心。就算现在死掉，如果能一直活在扶风心里，我也会很幸福。”

他忍不住拥她入怀，并不敢用力，但她柔软到不可想象的身体，却与他契合无间，填满了少年的寂寞胸怀，带给他直指灵魂的满足。

他轻轻含着她的嘴唇，只是含着，却柔嫩甜蜜得令他快要

融化。他就这样守着无法逾越的界限，心甘情愿地承受她的残忍。

良久，他恋恋不舍地离开她的嘴唇，低声道：“我们走吧。秀人和辉夜还在驿亭等我们呢。”

她当着他的面穿衣服，优雅从容。他守在旁边，手指深深插进泥土。最后剩下的是衣带，她递给他，带点儿蛮横地说：

“你帮我。”

他将衣带环住她的腰，盈盈不堪一握，仿佛微一用力就会折断。

她的笑容几乎是调皮的：“扶风，我没有力气走路了。”

他认命地抱着她走下山坡，穿过原野。田间劳作的老农拼命揉着眼睛，不敢相信眼前所见，只有老牛还安详地甩着尾巴，低头吃草。走上官道时，他犹豫了一下，见她笑吟吟地不以为意，便也把众人的纳罕和鄙夷抛到脑后。

徐辉夜看到这对漠视世俗的情人，这样缱绻缠绵地走来，只觉心口的血慢慢沸腾起来，热得要冲破胸膛，任他喝下再多冰镇的酒，也不能冷却。

赵扶风向大家告别，恳挚地拜托辉夜和秀人照顾快雪。那两人都没话说，只是点头。

江快雪慢慢松开他的手，忽然道：“扶风你不要走……”她停下来，感觉整个世界都跟着停下来了，她快要听不清自己说话的声音，“等我走了你再走。”

江快雪头也不回地出了驿亭，登上马车，不让他见到夺眶而出的热泪，还有一腔绝望：“这世间再没一人能像我爱你如此，我也再不能爱世间之人像爱你如此，你却忍心弃我而去。我不愿再为你强颜欢笑。”

赵扶风目送着马车往府城方向隆隆而去，它载着他最爱的



直径三十三米、高出人头六十米的中央穹顶采用了帆拱技术，仿佛悬浮在空中，构成一个宏大幽深的空间。阳光自穹顶的四十二个拱形大窗洒下，与彩色的大理石贴面和玻璃镶嵌画相映生辉，变幻出翠绿、粉红、明紫等光彩，而黑色暗影无限延伸，仿佛没有尽头。人处其中，渺小得像光中的一粒微尘，每行一步，似乎离上帝就更近。

主教长看出了赵扶风的震撼和感动，蔼然微笑，亲切地道：“塞利斯人，你信奉主吗？”他知道东基督教曾传到塞利斯，是以有此一问。

“信奉？”赵扶风没考虑过这问题，仔细想去，游侠子的率性便在血管里复活了。他握紧从不离身的刀，回答主教长：“我就是我，从不膜拜任何神，从不匍匐在任何人面前。”这黝黑瘦削的男子，一时间气势昂然，令人俯首。

执掌东方教会的君士坦丁主教长，可以跟西方教会的领袖罗马教皇分庭抗礼，没人能在他面前、在圣索菲亚教堂里说这样的渎神之辞。主教长被深深激怒，看着赵扶风，不假思索地道：“收起你的狂妄，在布道坛前低头。信奉我主，你将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赵扶风握刀的手渗出细密汗珠，沉默良久，他涩声道：“不，我不能。”他根本不相信这老人供奉的神，用欺骗的方法拿到底也逾，实在是可耻。即使为了爱情或承诺，他也不能这样出卖自己。

主教长看着赵扶风大步离开，深感挫败。这诚实而固执的塞利斯人，令主教长想起盘旋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孤鹰。

西元1203年，在中国，就是南宋嘉泰三年。罗马教皇及威



着阶下的几名十字军骑士。

骑士之道中，有一条就是保护教会、崇敬教士。这些骑士并不想冒犯主教长，但圣索菲亚教堂的巨大财富实在太诱人了。锵的一声，一名骑士忍不住拔出长剑，踏上台阶，想逼退主教长。

骑士没能再进一步。赵扶风大鸟一般越过他的头顶，右手挥刀出击，洞穿他前胸的三层锁子甲，撕开硝过的厚皮袍；左手夺过他的剑，掷在地上。

骑士感到冰冷的刀锋贴着自己的肌肤，却没有继续挺进。骇人的神力还在其次，赵扶风对力量的精确掌控，使经过残酷训练的骑士也战栗起来。

赵扶风垂下刀尖，简单地道：“走开。”

骑士屈辱地瞪着这瘦骨铮铮的虬髯汉子，却无力还击，只得退到一旁。

蹄声杂沓，两匹马自中心广场狂驰而来。马上的骑士平举着近三米长的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赵扶风冲来。

这种长矛是11世纪末才进入欧洲战场的武器，需要经过血淋淋的模拟格斗才能运用自如。挟马匹的冲刺之力，一旦长矛击中敌人，其撞击的强度是血肉之躯无法承受的。

赵扶风不避不让，大喝一声，抓住了两柄长矛。借着冲撞之力，他身子一转，两臂如鹰翅般展开，将两名不肯放手的骑士从马上带了起来。

身着重甲的骑士，再结实的铁耳栊木也承受不住。咔咔声，长矛断裂，两名骑士重重地摔到地上，其中一人被同伴的加斯科尼战马踏到，左肘碎裂，立刻痛晕过去。

观者骇然失色。

一直没开口的主教长忽然道：“塞利斯人，你过来。”

赵扶风走上台阶，不等主教长开口便道：“我不是为你的神而战，是为了圣索菲亚收藏的底也迦。我不想欺骗，不想强夺，更不愿意看到别人强夺。”

主教长不理解赵扶风的原则，但在他心中，这不信主的塞利斯人实在胜过台阶下贪婪的基督徒百倍。他点点头：“塞利斯人，我愿意将底也迦送给你，没有任何条件。”

赵扶风心底轰的一声，竟说不出话来，只有点头。多年的愿望突然实现，他不敢相信是真的。

主教长引着赵扶风穿过圣索菲亚教堂，在布道坛后的密龛中取出一个珐琅小瓶，交到他手中。

紧跟着冲进来的十字军骑士开始洗劫教堂，人数也越来越多。赵扶风左手握着药瓶，右手已拔出刀来。

主教长绝望地举起双手，道：“你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武士，但你不能对抗一支军队，也不能挽救一座城市。不必管他们了，去吧，回塞利斯去吧。”

赵扶风穿过血与火，心中不知是喜是悲，这伟大城市的倾覆成全了他。

六十年后，拜占庭皇帝光复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拉丁统治，但城市残破，从此光辉不再。

着早日到达，将底也迦交到她手中。真的到了，他却生出一点怯意，不知怎样以二十年后的身，面对二十年前的情。

赵扶风走进狭窄的连家巷，两侧的竹木小楼一栋挨一栋地挤着，伸向幽深的尽头。包着青布巾的少女挎着马头竹篮，轻快地从他身边走过，遗下芍药的暗香，柔糯的卖花吟唱渐细渐杳。胡饼铺里传出诱人的味道，有小孩子巴巴地在铺门守望，被母亲哄着牵走。

仍是那条不打眼的小巷子，深隐在繁华的临安城里。少年时，每天就算人不来，梦里也会将这巷子走上几遍，赵扶风熟悉它就如自己掌心的纹路，却不知为何，现在竟让他感到莫名的生疏。

走到巷子中段，赵扶风脚步一滞，发现了症结所在：百年历史的老巷，现在看来却是簇新的，一两栋也罢了，户户都是如此，可就蹊跷得很。

赵扶风压下心底升起的异样感觉，疾步走到巷尾，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被大火舔舐过的荒地，野草都不见一根。

他在焦黑的瓦砾中逡巡，旧日的痕迹没有一丝一毫留下来。天是鲜亮的蓝，周遭的一切化为光影，赵扶风伸出手去，轻声道：“快雪。”他只揽到了虚空，耳边低回的箫声突然消失。

赵扶风听江快雪吹箫，只有一次，在绍熙三年（1192）的一个春日，连家覆亡后不久。流丽而跌宕的旋律，道出了那骄傲少女不会宣之于口的心。她没能终曲，泪水打湿了箫身。

他将她护在胸口，等着离火护心丹的药力发散。夕阳在山巅发出最后的光辉，他一直抱着她，直到深蓝的凉意在周遭浮动，新月升上天顶。



传出这种流言，也忒无聊了。”

他说这话，本为调节气氛，无奈赵扶风心事重重，勉强咧咧嘴一笑，比哭还难看。

连青阮却冷笑一声，道：“伉俪情深吗？我看未必。秀姐最近疑心堂主置了外室，又不好说什么，叮嘱我留意呢。得，方大哥，我知道堂主跟你是生死交，你不必帮他澄清了，我也宁愿是误会。”

方佳木坚持道：“我知道辉夜，他断不是那样的人。”

当晚三人连榻而眠，却无甚话说。

屋顶破碎，透出青色天空，星光在春之原野上闪耀。如果不是这接踵而至的死亡，该是何等欢喜的重逢。



徐辉夜捏着连秀人的下巴，强迫她抬头看自己。她肤色莹白，唇色却艳，徐辉夜怔怔看着，忽然低头，捧住她的脸辗转吸吮，渴如沙漠中的旅人。丫鬟们退下去，合上了门。

纠缠激烈，但不论他怎样热情，她总觉得一股凄怆之意从他肺腑中透出来，将她淹没。高潮之际，他忘情地唤出“快雪”。她从云端摔下，一颗心被踏成千瓣万片。

徐辉夜穿好衣衫，将行之际突然回头，见她睁大了黑沉沉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他轻抚她泛着红晕的面颊，指尖冰凉，令她一颤。她呼吸不畅，几乎窒息，咸涩的泪滴到他手上。

他低声道：“是我的错，秀人，今后不会这样了。”说罢转身离去，并无留恋。

连秀人将脸深埋进罗衾。廿年相守，他日渐温柔，幸福似乎触手可及。但赵扶风归来，将尘封的旧事唤醒，她才知道：原来他对姑娘始终不曾忘情。那醉生梦死的痴狂少年，竟还活在他温和的面具下。

自此，他再没碰过她一片衣角，却夜夜召妓。

每日晚餐，徐辉夜皆与连秀人共进，客气万分。她却觉得那两尺三分的距离，像是隔着千山万水一样。他为她揀的菜，堆了一碗，她却没有任何食欲，厌烦地转过头，对着大红楹柱，她忽然想起婚礼时上面贴的祝词，禁不住嘴角噙笑。

徐辉夜打破沉寂道：“什么事情这样开心？”

连秀人撩了一下头发，笑着回答：“我想，我们真是相敬如宾。”她这破颜一笑，说不出的娇艳，令窗里的灯和窗外的月都黯然失色。

坐在下首的徐锦之被鲜蘑菇汤呛着了，剧烈地咳起来。

徐辉夜沉默良久，慢慢道：“我在她墓前说的话，你总该



065

寒鸦劫



还记得。”

连秀人停下为儿子捶背的手，想起当年自己鼓足勇气向他表白，他是这么回答的：“快雪葬在这里，我的心也就跟着葬在这里了。你若嫁给我，我会让你安享荣华，唯独这颗心，是我自己都没有的东西，自然也没法儿给你。”然而她总不肯信，总以为这一腔情意百转千回，便是铁石心肠也能让他回头。

徐锦之心疼容颜惨淡的母亲，想要说点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夜徐辉夜大醉，又招了春雨楼的头牌姑娘水杏来。连秀人搬了一张椅子，坐到院中的珊瑚树下。徐锦之不在，下人们更不敢掺和到这诡异局面中，都躲得远远的。

窗外星稀，窗内漆黑，连秀人一个人静静听着屋里的调笑呻吟，种种不堪声响，居然面不改色。

下半夜，水杏提着绣鞋，轻手轻脚地出来，虚掩上屋门。她一回头，正触到连秀人的眼睛。水杏瑟缩了一下，只觉得堂主夫人的目光冰冷似蛇，从自己的面颊蜿蜒而下，一直游到赤裸的双足上。

她硬着头皮上前给连秀人请安，连秀人淡淡道：“怎的不点灯……怎的便走了？”

“堂主做那事情，”水杏怯怯地看了连秀人一眼，“最厌光亮，也不许我们留宿。上次阿川姐姐偷偷点了一支蜡烛，结果……”

水杏打了个寒噤，想起那天在师傅家排演，阿川好好地唱着歌，忽然耳心里流出血来，挣扎片刻就不行了，临死前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小杏子，别去犯……堂主不许点灯……”

的忌讳……”那景象太恐怖，把她吓坏了。

连秀人冷冰冰地道：“结果什么？”

水杏一激灵，全身寒毛都立了起来，方才清醒过来：既然是忌讳，便万万不该提起，忙道：“也没……没什么……”

连秀人沉默良久，道：“你走吧。”

水杏慌不择路，误入花径，听连秀人道：“回来。”她赶紧折回来，颤巍巍地站在连秀人面前。

连秀人见她怕得厉害，竟笑了笑，温言道：“方才堂主教你写字，写的是什么？”

“不晓得，堂主要我写，我就照着写了。”见连秀人脸色一沉，水杏连忙解释，“我们学曲子，都是师傅口授的，不曾识字。”

连秀人拧眉，寻思他何以有耐心教她书写？回过神时，见水杏还站在面前，大气儿不敢透一口。连秀人不耐烦地挥挥手，水杏如蒙大赦，出得后庭，一摸身上衣衫，竟湿透了。

连秀人步履轻捷，进了徐辉夜的卧室，掀开床帐瞧了瞧。月光照着他苍白俊秀的面颊，果然睡沉了。她知道他睡觉一向警醒，今日如此倦怠，自然是那小妖精害的，心中越发气苦。

她就着月光，翻看书案上的字纸，一篇篇全是那妖精的字，歪歪扭扭，不堪入目。砚台下还压着一张，抽出一看，连秀人如遭雷击，面颊和嘴唇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

“双蝶绣罗裙，东池宴，初相见。朱粉不深匀，闲花淡淡春。细看诸处好，人人道，柳腰身。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那词的上阕，多用外拓笔法，飞扬放纵；到得下阕，笔触却温柔起来，回腕藏锋，妍丽优雅。

连秀人怔了半晌，打燃火石，将笺子凑上去，边缘立即烧

